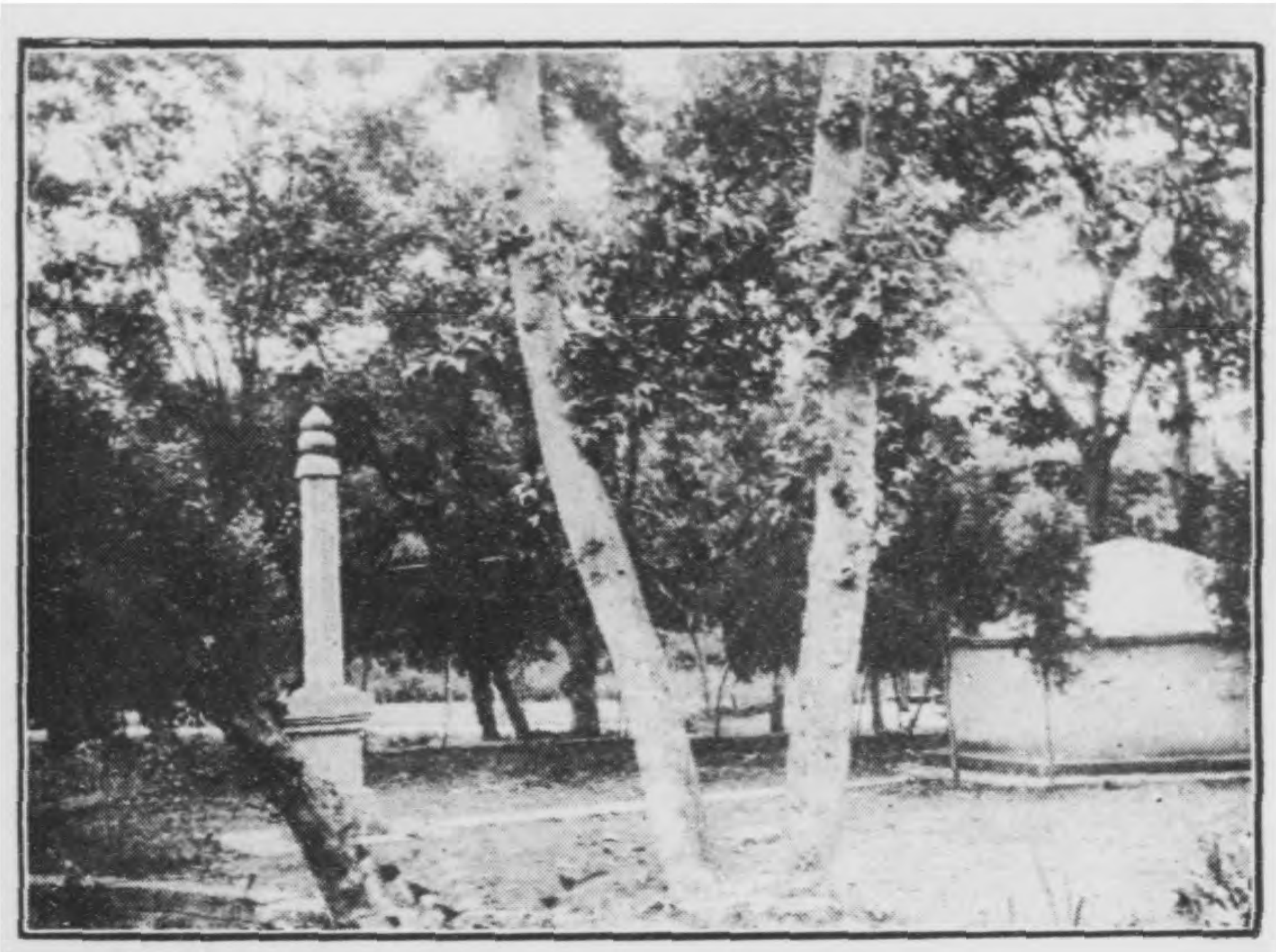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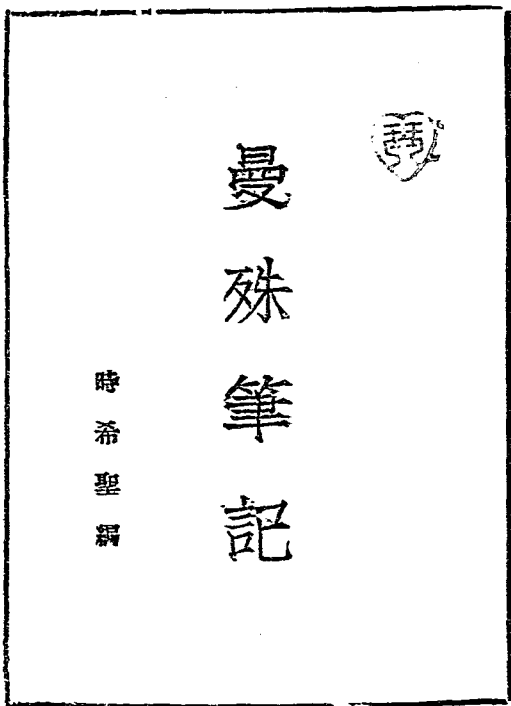
L





西 湖 曼 殊 之 墓

MG  
I 246.1  
73



3 1763 9681 4

## 目要記筆殊曼

---

- 嶺海幽光錄……………(1—46)  
燕子龕隨筆……………(1—44)  
娑羅海濱逐跡記……………(1—48)

嶺海幽光錄

時希聖編



# 嶺海幽光錄

吾粵濱海之南，亡國之際，人心尙

已；苦節艱貞，發揚馨烈，雄才瑰意，智勇過人。余每於殘籍見之，隨即抄錄。古德幽光，甯容沈晦？奈何今也有志之士，門戶齟齬，狺狺嗷嗷。長婦妊女，皆競侈邪。思之能勿潸潸墮淚



哉？船山有言：未俗相率而爲僞者，蓋有習氣而無性氣也。吾亦欲與古人可誦之詩，可讀之書，相爲浹洽而潛透其氣，自有見其本心之日昧著，是亦可以悔矣。

僧祖心，博羅人，禮部尙書韓文恪公長子。少爲名諸生，才高氣盛，有康濟天下之志。年二十六，忽棄家爲僧，禪寂於羅浮匡廬者久之。乙酉，至南京，會國再變，親見諸士大夫死事狀，紀爲私史。城邏發焉，被拷治，慘甚。所與遊者忍死不

言。法當誅死，會得減，充戍藩陽。痛家而哦，或歌或哭，爲詩數十百篇，命曰剩詩。其痛傷人倫之變，感慨家國之亡，至性絕人，有士大夫之所不能及者。讀其詩而種族之愛，油然而生焉。蓋其人雖居世外，而自喪亂以來，每以渙浥苟全，不得死於家國，以見諸公於地下爲憾。而其弟麟，驟，驪以抗節，叔父日欽，從兄如琰，從子子見，子亢以戰敗，寡姊以城陷，妹以救母，驟婦以不食，驪婦以飲刃，皆死。卽僕從婢媵，亦多有視死如歸者。一家忠義，皆有以慰夫師之心。嗟夫！聖人不作，大

道失而求諸禪；忠臣孝子無多，大義失而求諸僧；  
春秋已亡，褒貶失而求諸詩。以禪爲道，道之不幸  
也；以僧爲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以詩爲春  
秋，史之不幸也。剩詩有曰：

人鬼不容髮，安能復遲遲？  
努力事前路，勿爲兒女悲！

又曰：

地上反淹淹，地下多生氣。

嗚呼！亦可以見其志矣！

零丁山人，姓李，名正，字正甫，番禺諸生也。丙戌城破，其父及於難，山人乃髡首自名今日僧，遷居零丁之山。遇哀至，放聲曼歌，歌文文山正氣之篇，歌已而哭，哭復歌。四顧無人，輒欲投身大洋以死，寒厓門諸忠烈魂同游。既又自念：吾布衣之士耳，與其死於父，何如生於君？死於父則無子，斯死父矣。生於君則有臣，其尚可以致吾之命，而遂吾之志也乎；於是棄僧服而返。性好獨坐，然亦非習爲禪觀者。一室深閉，人莫知其所爲。竊窺之，每一鬢髮，卽以紙錢包裹，具衣冠上

山焚去，哭之嗚咽。試問之。則曰：『吾髮欲還之父母也；全歸之未能，故傷之耳。』酒酣慷慨爲詩，有曰：

身當病後哀歌短，家自亡來骨肉輕。

又曰：

多病一身堪久客，故園諸弟尙重圍。

又曰：

夜夜哀魂同夢父，年年孤影愧稱兄。

又曰：

當天落日愁無影，到地悲風壯有聲！

皆悲酸慘絕，如猿吟鶴唳，不堪入耳。久之，鬱鬱竟以死，年三十七。悲夫正甫！士之不幸，其至此耶？生既無可奮其才，死而忠孝之心又不白，後之人其終以正甫爲何如人耶？其爲桑門也，臣之終，其棄桑門也，子之始。終始之間，嗚呼，難言之矣！正甫一字零丁，零丁亦大洋名。自文文山一至，數百年乃有正甫以哀歌招其魂魄，文山亦幸矣哉！

女以烈見，不幸也；而烈以魂見，使人得傳其名氏，則猶爲大幸。初廣州有周生者，於市買得一

衣，丹靛鮮好，置之於床。夜將寢，褰帷忽見少女，驚而問之。女曰：『母近，我非人也。』生懼趨出。比曉，閭里爭來觀之，聞其聲，若近若遠；久之而形漸見，姿容綽約，有陰氣籠之，若在輕塵。謂觀者曰：『妾博羅韓氏處女也，城破，被清兵所執，見犯不從，觸刃而死。衣平日所著，故附而來耳。』屈翁山哀之以辭曰：

彼綃者衣兮，

水之不能濡。

美人之血紅如茶兮，

彼衣者綃兮，

火之不能爇。

美人之心皎如雪兮，

毋留我綃兮，

吾魄與之而東飄兮。

毋留我衣兮，

吾魄與之而西飛兮，

噫嘻烈兮，

不自言之而誰之知兮？

增城湛翼聊之女，及笄，受聘吳氏子。丙戌，廣州不守，女投井而死。吳生欲迎喪以歸，其親串止之。有李生曰：「凡女子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禮之；况死於節者乎？」於是吳生迎喪以歸。一夕月明，李見一好女子，身被濕衣，前拜



曰：「妾湛氏女也，非君執議，游魂無依矣。請賦詩志妾之死。」言畢而滅。屈翁山撫琴爲之操曰：

嗚呼噫嘻！井之陰陰兮。

美人以其魂嫁猶不沉兮，

匪一日之沉兮，

何以得君子百年之心兮。

謝君之友兮，

以禮而合幽冥之瑟琴兮！

甲寅春，廣州有請亂仙者，忽有自署蘇氏者

來。問其誰。曰：「妾廣州繡花街人，年十七，嫁汪叔孟季子。庚寅冬，城破，吾父被殺。吾以几擊清兵破頭額，因礮我而死。」屈翁山爲之歌曰：

擊奴擊奴！

奴雖不死已碎顛，

腦血可以濺吾夫。

織織女手有霹靂，

泰山難與秋毫敵，

丈夫何必是荆軻，

死爲鬼雄隨所擊。

林氏者，廣州之河南鄉人。丙戌城破，投珠江而死。番禺羅賓王弔之，有曰：

黃泉隨母逝，

抱玉雲飄海，

白璧爲夫全；

沉珠月在淵。

李氏者，番禺三元市人。庚寅，廣州被圍，胡  
騎抄掠得之，不辱，賦詩十章而縊，有曰：

恨絕當時步不前，

雙雙共入桃花水，

味其辭，其夫必先自沈者。

追隨夫壻越江邊；

化作鴛鴦亦是仙。

丁亥某月，益陽王遇害廣州，妃某氏，色美，

清兵欲妻之。妃曰：「王，故夫也，亟具棺衾，得盡一哀，以事新者，當無復恨。」兵出市棺衾，妃陰置小刀數十相衣中，整刃外向，喪服哭泣視含殮，與兵出葬北山。既畢，兵遽前犯妃，妃大罵。兵怒，抱持益急，身數十處觸刃，血漉漉仆地。妃乃反刃自殺。屈翁山爲歌云：

爲我殮王，

送之北邙，

逝將從汝，

不惜新喪。

王魄已歸土，

同穴終何補？

利刃懷滿身，

欲切奴爲脯，

奴血何淋漓，

痛楚莫予悔！

自剄以報王，

黃泉相鼓舞。

王桂卿，廣州人，爲張參將之妾。丙戌，年始二十。清兵至，拜辭其夫，彈琵琶一曲，自經死。

鄭湛若弔之，有曰：

墮樓未散香烟夢，

披髮猶存石鼓歌；

雁柱只今餘玳甲，

爲憐落水晚風多。

張家玉，號芷園，

東莞人。中崇禎癸未科進

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甲申，闖賊破京師，家玉抵書罵賊。賊縛之，使兩武士夾之，問以故。家玉年少貌秀拔，聲巨詞辨。賊歎曰：「吾殺此曹多矣，臨死嘶戰，不能作一語；未有若此人者。」竟釋不殺。家玉慮不得脫，乃僞爲文譽賊，乘間南走金陵。會柄國者方借周鐘等案，以傾東林諸君子；而家玉與周鐘同館，又出周文忠公鳳翔之門，益惡之，竟羅織削籍。居錢塘，與總兵鄭鴻逵、副使蘇觀生等，同護唐王至閩；閩人立之，遂相蘇觀生，以家玉爲侍講，尋兼兵科，參永勝伯鄭彩軍駐邵

武。家玉先驅抵廣信，戰許灣，頗捷。遂解福州之圍。丙戌正月，被圍於新城，力戰得出，加僉都御史，開府廣信。與鄭彩議不合，自請回粵招募。八月，至鎮平，諭山賊黃海如等，降其衆數萬。簡精銳萬人，爲武興營，餘散遣之。會清軍至赤山坂，聞上杭敗信，兵心已解，兼餉盡，潰歸東筦，居大父喪。蘇觀生立唐王弟聿鏗於廣州，以兵部侍郎召，家玉辭不拜。十二月，廣州破，巡撫佟養甲素聞家玉名，遣副使張元琳卽家召之。家玉衣冠出見，責張元琳以大義。張元琳亦癸未榜，與家玉同

爲庶吉士者也。歸報修養甲，復飛書諭之。家玉答書有曰：「孔門高弟，太祖孤臣，如玉其人，安可以不賢之招招之乎？生殺榮辱，惟公命。」家玉旣義不肯屈師，其林游復贊其起兵。會舊黨到濬二鄉，以被掠與官兵相攻擊，殺數百人。家玉何不凡，莫子元等約，以大舟來迎。家玉出舊賜幢蓋麾葆，鼓吹登舟，襲東莞城；入之，執其新令，籍降紳李覺斯等家以犒士。騰檄遠近，所在嘯聚以應，時丁亥三月十四日也。十七日，清軍至，大戰於萬家租，遂陷東莞，家玉走到濬。清總兵李成棟攻到濬。



三日，破而屠之，家玉祖母陳氏，母黎氏，妹石寶，俱赴水死。妻彭氏被執不屈，斷股而死。家玉走西鄉，大豪陳文豹聚兵二千人保境，奉家玉進克新安縣，殺千餘人。四月十日，清軍攻西鄉，不克。家玉遣兵襲東莞，戰於赤岡。五月，復自率兵攻東莞，不克，卻歸西鄉。李成棟大軍至，攻圍數日，互有殺傷。已而舟師敗，家玉走，夜經萬家租，視其家廟已燬，祖墓發掘。張氏族屠戮殆盡，拜哭而去。張氏爲唐殿中監張九皋之後，宋末遷居東莞，地倚大江面四百三十二峯；先輩謂必生大忠

孝人，主持名教者，十七傳而生家玉。同邑李覺斯以家玉籍其家，恨之刺骨，倡爲厭勝之說，廢廟發塚，且踪跡張氏族屬，輒指而戮之，幾無噍類焉。西鄉亦隨破，陳文豹等俱見殺。家玉至鐵岡，得姚金之，陳穀子等衆各千人，遂走十五嶺，復得羅同天，劉龍，李啓新等衆三千人。先是家玉遣兵攻龍門縣，克之。至是入龍門，進攻博羅，亦克之，並克連平長甯兩城，復振。攻惠州，三日不克，克歸善縣，還屯博羅。官軍攻之，家玉走歸龍門，募兵，旬日間得萬餘人。家玉幼好擊劍任俠，多結山

澤之豪，故所至翕然，蹶而復起。至是分其衆，列龍虎犀象四營，進攻增城，入之。十月，李成棟至增城，馬步萬餘。家玉分兵爲三，倚深溪高崖以自固，大戰十日，力盡而敗。李成棟圍之數重，諸將請血戰潰圍出。家玉曰：「矢盡礮烈，欲戰無具，將傷卒死，欲戰無人，天明俱受縛矣。大丈夫立天常，犯大難，事至已壞，烏用徘徊不決，以頸血濺敵手哉？」因起徧拜諸將，自投野塘中以死；懷銀章一，篆曰「正大光明」，閩賜也。時年三十有三。清軍得其屍，集諸紳殮視之，李覺斯再拜賀。

曰：『是已。某知其一齒缺，以銀鑲之，髮長可二尺三寸，今果然，死無疑矣。』蓋以爲快云。然家玉父兆龍，弟家珍仍爲人所匿，覺斯不得蹤跡也。明年，以思恩侯陳邦傳，給事中李珍請，謚曰文烈。父封增城侯，少保大學士，如家玉官。家珍磨錦衣僉事。其先後從家玉而死者，爲師林滂，從弟有光，有恆，及鄧棟材，韓如琰，楊光遠等數十人。粵中人又言：家玉常乘一黃馬，神駿趨捷，每臨陣，風沙慘淡，作勢怒鳴，以鼓士氣。及家玉死，馬亦自擲死谿水側云。

陣邦彥，字岩野，順德人。乙酉間，以諸生走金陵，上政要三十二策，權奸沮不用。唐王得其策，讀而偉之。至閩，卽家授監紀推官，而邦彥已登是科賢書；以蘇觀生薦，改兵部職方司主事，監廣西狼兵。至嶺，聞變，勸蘇觀生東保惠潮，不聽。會丁魁楚等已立永明王於肇慶；蘇觀生前與丁魁楚不睦，撤兵回至韶，使邦彥赴肇稱賀，且覘動靜也。丁魁楚聞蘇觀生兵回，恐見逼挾，王西走梧州。邦彥至梧，太妃垂簾南面坐，永明王西向坐，

丁魁楚侍；勞苦邦彥，卽改授兵科給事中，令回慰蘇觀生，召之入輔。迨邦彥東歸，而蘇觀生已迎立唐王弟聿錞於廣州；邦彥不敢入，貽書蘇觀生報命，且勸其與丁魁楚并力，勿國中自鬪，貽漁人利也，蘇觀生不能從，竟搆兵於三水縣。初戰，廣兵敗；再戰大同嶠，廣兵以海舟詐降，肇兵敗，邦彥遂去隱高明山中。未幾，清總兵李成棟破廣州，唐王弟聿錞，蘇觀生皆死。先是，總督萬元吉使族人萬年募兵於粵，得余龍等千餘人，未行而贛州破，余龍等無所歸，聚甘竹灘爲盜，殘兵依附者至二萬。

餘人。肇慶總督朱治憫，便監軍鄧研聰招之。既至，與督標兵不和，譁而歸。鄧研聰與萬年俱死於亂。李成棟既陷廣州，丁亥春，進攻肇梧，俱克之，走朱治憫，殺丁魁楚，前驅至平樂府。邦彥聞之，扁舟入甘竹灘，說余龍乘虛攻廣州，余龍許之。邦彥亦於高明山起兵，與余龍由海道入珠江，會城空虛；清巡撫佟養甲飛騎走桂林，召李成棟回，揚言便道徑取甘竹灘，余龍等家屬所在，遂退回。于是陳子壯起九江，張家玉起東莞，霍師連等起花山，皆圍聚徒衆，與邦彥相應。邦彥寄張家玉書云：

「成不成，天也。敵不敵，勢也。方今王師風鶴，桂林累卵，得牽制毋西，潯平之間，庶可完葺。是我致力於此，而收功於彼也。」張家玉然之。邦彥復遣其門人馬應房與余龍攻順德，復之。李成棟至順德，余龍戰敗，馬應房被執，不屈，赴水死。馬應房卽前鶴慶守馬義祥子也。四月，余龍再戰於黃連江，亦敗死。邦彥乃棄高明，收餘衆數千人，別徇江門，下之。前者攻廣州，倭養甲得降人，知其謀出於邦彥，訪求其家所在，急捕之，獲其妾何氏，並子陳和尹，陳虞尹於肇慶，厚待之，爲書以



招邦彥。邦彥不復書，但判其楮尾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爲死臣，義不私妻子也。」修養甲壯其爲人，仍善養其妾與二子。後郡紳李星一，舉人杜瓚，以兵攻肇慶，始殺之。杜瓚等戰不勝，亦死。七月，與陳子壯密約圍廣州。陳子壯先至，謀洩，內應者遇害，陳子壯欲引去；適邦彥兵至，因謂陳子壯曰：「李成棟方攻張侍郎家玉於新安，聞省警，必乘舟急還。邦彥伏禺珠洲側，伺其至，以小舟從蘆葦中衝之。公以大艦遮其西，使不得去，克城在此舉矣。望青旗而朱旂者，吾師也。」計定，

李成棟果以戰艦數百，過禺珠州，勢甚盛。邦彥小船少衝之，頗焚其數舟。李成棟引而西，邦彥尾之。會暮夜，陳子壯不能辨旗色，疑皆敵舟也。陣動，李成棟順風追之，遂大敗。邦彥欲歸攻城，城中已有備，乃疾引兵攻下三水，據胥江，與霍師連會。前湖南黃公輔，御史連成璧等，亦攻下新會新寧。八月，清遠指揮白常燦，殺清知縣何甲，以迎邦彥；因橫江樹柵，絕嶺東餉道。李成棟還師擊清遠，霍師連以舟師遏李成棟，李成棟縱火燒師連舟，兵亂，破柵而入，霍師連戰死，邦彥，白常燦

與太學生朱學熙嬰城守。時民兵起者數千家，惟邦彥一軍最強，常分出以救民兵之敗者。至是精銳盡喪，外無救者。踰日城陷，白常燦死，邦彥猶率數十人操兵戰，肩受三刃不死，走朱氏園。朱學熙已自縊堂中，邦彥哭拜畢，索筆題其壁曰：

無拳無勇，

何餉何兵？

聯絡山海，

喋血會城。

天命不祐，

禍患是撻，

千秋而下，

鑒此孤貞！

遂被執，總督佟養甲使醫來視創，邦彥却之，餽食

亦不食。在獄五日，惟慷慨賦咏，或投以紙，輒隨而滿。所傳有：

大造兮多艱，

時哉不我與！

我后兮何之？

我躬兮良苦！

之句。九月二十八日被磔死。監視者視其肝，肝忽躍起，擊監者面，遂驚悸，數日而死。邦彥旣敗，張家玉，陳子壯亦隨沒。逾年，得贈兵部侍郎。子陳恭尹，能以詩文世其業。李元蔭者，榆林人，本姓賈，爲李成棟養子，因冒姓李。成棟少時，從高傑爲羣盜，以勇決聞。及高傑封興平伯，成棟掛鎮

徐將軍印，守徐州。高傑爲許定國所殺，成棟以徐州降。會故趙王由棟與黃蜚起太湖，成棟擒黃蜚，走趙王，授松江總兵。從定八閩，由漳州與巡撫修養甲入惠潮，破廣州，執唐王與周，益，遼諸王，俱殺之，蘇觀生自縊，時丙戌十二月望日也。明年丁亥正月，成棟分兵取南韶，克肇慶。遣裨將楊大甫，張月取高廉雷三府，閩可義渡海取瓊州，自率兵向廣西，下梧州，攻平樂，先驅及桂林。會粵東義師競起，會城被圍，修養甲遣人告急。成棟遂東回，往返攻擊，自春徂秋，始獲定；而西省之平梧

以及海北高雷廉等城，俱復失，屢被責問。明年戊子春，江西金聲桓，王德仁反，密書約成棟；時佟養甲已授兩廣總督，成棟雖晉秩，例當受總督節制，自恃功高，恥爲之下。王德圍仁贛州急，佟養甲趣成棟赴援。成棟與署布政使袁彭年等密議於三層樓，旣定，語佟養甲曰：『今出城數十步皆敵，安能遠行？計淮急改名號，以安人心耳。』佟養甲愕然，莫可誰何。成棟遂反正，遣使赴南寧，一時喜出望外；封成棟爲惠國公，晉佟養甲爲尙書襄平伯。佟養甲懼禍及，盡以所部授成棟。六月，成棟

使其將羅成耀以黃金千兩，白金十萬，及綵綾舟楫，迎永明王於南寧；至肇慶，拜成棟翊明大將軍，以其子元蔭爲錦衣都指揮，掌絲綸房事，擢袁彭年爲左都御史。先是廣東都司馬吉翹爲錦衣，從永明王入武岡，因內閣員缺，得與稟擬，圖富貴者爭趨之。其在南寧，陳邦傳駐兵潯江，上下倚以爲重。因其子陳曾禹爲錦衣，比馬吉翹；而陳邦傳亦以復欽廉功，加封思恩侯矣。至是成棟封公，陳邦傳意不滿，乃亦晉陳邦傳爲慶國公，並封其中軍胡執恭爲武康伯。成棟聞之，亦爲其下杜永和，

可義，郝尙久，羅成耀，黃應杰，楊大福，張道瀛等七人請封，皆得伯爵；而元蔭亦得錦衣侍衛。元蔭修整大雅，善與士大夫交。袁彭年素負時望，掌臺綱；於是劉湘客，丁時魁，金堡，蒙正發等，皆與之善，持論侃侃，專以尊主權，別流品，斥倖授爲事，遠近悉望而畏之，因有五虎之目。五虎者：袁虎頭，劉虎皮，丁虎爪，金虎牙，蒙虎矢也。冬十月，成棟攻贛州不克。時清兵已至南昌，金聲桓召王德仁還救，贛州守禦已固。成棟至，總兵高進庫擊敗之，退避南康縣。十一月，修養甲間使以



聞，殺之。己丑正月，南昌破，金聲桓，王德仁俱死。二月，成棟兵敗於信豐，自斷後，披甲渡河，馬蹶，沉水死。贈甯夏王，諡武烈。五月，以杜永和爲總督，守廣州。閩可義守南韶，未幾死，以羅成耀代之；加元蔭車騎將軍，封南陽伯，領兵宿衛。六月，楊大福爲亂於梧州，元蔭召至，縊殺之。庚寅正月朔，清平南王尙可喜，嗣靖南王耿繼茂等至南雄，羅成耀自韶州潰歸。十四日，韶州破，永明王西走梧州，留元蔭與馬吉翔等守肇慶。羅成耀走高州爲亂，元蔭以計殺之，人情恃以少

安。初成棟父子方寵，陳邦傳居西，屢爲金堡等所排，積怨刺骨。會其下徐彪亦叛之，忠貞營李赤心等，又自湖南潰入粵，散處賓橫之間。陳邦傳不能制，威望日損。東事急，召之赴援，非其意也，顧欲藉以洩前憤。將至梧，羣情洶洶。適西撫缺，衆議推劉湘客；兵部侍郎程源論其比黨，金堡等四人皆杖戍，惟袁彭年先以憂去，得免焉。陳邦傳抵三水，竟觀望不敢進。清兵薄會城，杜永和等與元蔭弟李建捷力戰禦之。杜永和等進爲侯，李建捷封安肅伯。廣州城三面臨水，成棟在時，復命樂兩翼傅

於江外，爲砲臺，水遠之。地險守固，攻圍十閱月，不能破。偏將范承恩謀內應，決砲臺之水，清兵藉薪徑渡，遂得砲，返以內攻。十二月二日，城破，屠之。范承恩降，杜永和等由海道奔瓊州，元蔭弟李建捷奪圍至肇慶。陳邦傅等師俱潰於三水。隨聞桂林亦破，梧州君臣夜走，陳邦傅兵邀劫各官於藤江。明年春，元蔭在肇慶，其下亦多謀爲變者；不得已，與弟李建捷俱奔南寧，伏地痛哭，哀動左右。會孫可望遣賀九義等將兵至，殺內閣嚴起恆等。元蔭忿甚，請出靈山，收高雷之兵，迎王入

海。至欽州之防城，爲士兵王勝堂所執，送靖南王，不屈，左右挺下。元蔭笑曰：『鼎鑊不懼，何有於挺？』又令作書招杜永和。元蔭笑曰：『杜將軍繕兵窮海，有差丈夫氣，乃招之耶？』王義之，使其故人往說之曰：『將軍昔未受國恩耶？』元蔭大慟曰：『某昔不過帥府一親人耳，今爵通侯，司禁旅，狼狽被擒，計惟一死報國；豫讓不言之在前乎？吾父俟於九泉久矣。』故人曰：『李果將軍父耶？』元蔭曰：『岐陽，黔國，俱以養子自奮。子毋多言。』遂與弟李建捷，及前鋒將李用朝俱被

害，投屍海中。明年壬辰，瓊州破，杜永和等俱降。

陳子壯，南海人，年二十二，登萬曆己未科一甲第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天啓中，魏璫執柄，子壯父陳熙昌以給諫疏璫罪，廷杖譴戍。子壯亦以天啓甲子浙江鄉試錄誹謗黜。崇禎初起用，累官至禮部侍郎，糾唐藩不法。時議以宗室授文武官，又力言不可，忤旨下獄。尋遣戍。乙酉，起江南禮部尚書，復忤時相馬士英，罷歸。江南破，桂

恭王方避亂寓梧州，子壯發檄遠近，言桂王神宗子，光宗弟，宜立。時唐已王立於閩，廣督丁魁楚以子壯人望也，集多官議之。子壯持前議益堅，海道湯來賀讓子壯曰：『如公議，閩立一君，粵復立一君，內自爲敵；蚌鶴卽無死，誰爲之漁人者？』議遂寢。後丁魁楚以擒靖江王功，封平粵伯。湯來賀進江閩總督。以人望，亦召子壯入閩，辭不行。丙戌冬，桂王子由榔監國，子壯以前議，卽其家拜大學士太子太保，兼兵部尙書，節制江廣閩楚軍務。會唐王弟聿錡至廣州自立，子壯未果行。十二

月，清兵克廣州，唐王死。明年春，大兵出廣西，前兵部侍郎張家玉，兵科結事中陳邦彥，及新會王興，高涼崔良楨，潮陽賴其肖等，前後聚衆，攻克各州縣。夏六月，子壯起於南海之九江邨，與陳邦彥約攻會城。提督李成棟方東擊張家玉，會城空虛，故指揮楊可觀，楊景暉，及子壯壻前知州梁若衡等，結花山降盜三千人，謀陰召子壯，期以七月七日兵至，內外舉火應。子壯喜甚，先二日，率水軍薄城。諜者入郭被執，事露，楊可觀等皆死。子壯兵駐五羊驛，李已破張家玉兵於新安，趨歸擊敗

之。子壯奔還九江邨。前御史麥而炫破高明，迎子壯入居之。十一月，李成棟入高明，子壯，麥而炫與前知縣朱實蓮俱被執。總督佟養甲寘於館，厚享之。獄具，以犯旗示子壯曰：「不處極刑，則威不立。」遂衣以赭袴，舁之游城內外遍，更集諸降紳，燕飲聚觀，有奮足踢子壯面大睡罵者。臨刑，舉酒屬諸紳曰：「畏否？」諸人以頭搶地曰：「敢不畏？」左右皆掩口笑。子壯身被數十刀，呼太祖高皇帝，烈皇帝不絕口，與麥而炫等同日死於市。子陳上圖，亦在獲，以家僮伯卿請寸斬以贖主人之



孤，得免死。戊子春，李成棟叛，子壯弟給事陳子升上書請卹，得贈番禺侯，謚文忠；子上圖，廕錦衣衛指揮使。

明亡，屈大鈞遜跡爲僧，薙其髮，埋之羅浮黃龍洞中，並爲藏髮塚銘云：翁山屈子，藏髮於茲。四百山君，長呵護之。又有禿頤一篇，文云：吾友超然張子，行年三十，而髮禿如薙，感而作頤。余與張子生逢斯世，有髮而不能保，月一薙之；無使其短而種種，長而披披，故張子以其禿爲幸而頤

之。嗟夫！禿也而猶可頤，然則余未嘗禿也，乃余之不幸矣；而亦爲禿頤者何居？蓋亦頤鬚子之禿也云爾。頤曰：髮吾外物，生之何爲？非馬何鬣？非牛何釐？生而乃禿，遺體非虧。行父誰曠？巨君誰嘗？毀傷之罪，我今復罹，剝膚之痛，人皆患之。羨子之禿，不見刀錐，無煩髻結，不用辮垂。不毛之首，有如鼓槌。石亦有髮，苔亦有衣，何子礪確，勾萌不滋？黑之與白，不見毫絲，摩頂滑滑，似沐膏脂。勝於生鬚，白屑生皮，所少屋幘，覆此叢叢。受之父母，未損毫釐。根本在肉，且勿生

蕘。留須異日，以襯冠綬。方春而苗，方冬而萎，  
吾髮卓爾，與時盛衰。

庚寅冬，廣州城破，天濠街有婦襁負嬰兒，以  
長繩繫腰，接於樹身，赴池而死。事定，引繩出  
之，色如生。屈翁山爲之歌曰：

妾身不隨波，  
豈必長繩繫？  
所慮黃口兒，  
一去無根蒂。

聶娘，增城人。崇禎庚午，清兵於增江口掠得

之，戲謂其眉未婉。聶娘從容語曰：「女醮始掃眉。若欲婉，請假我刀。」刀得而勿。黎美周作聶娘婉眉歌，有云：

丈夫鬢髻媿如此，

半尺垂虬掀不起；

紫石稜稜婉婉爾，

翠蛾如鐵眞男子。

又云：

人生安能知死期，

沙場血戰吾當爲；

借娘眉鋒不斬賊，

先斬偷生巾幗兒。

麥氏，香山小欖鄉人，諸生黃肇揚之妻。癸巳

冬，被掠。憤罵赴水，兵捉其髮，繫船間。麥氏乘  
間斷髮，又赴水。既沒，復湧出，作憤罵狀，如是  
者三。清兵競射之，乃沒。屈翁山吊之云：

入水不肯沉，

罵奴猶未畢；

身輕乘文魚，

三躍江中出。

佳人一赫怒，

波濤爲羨溢？

髑箭雖紛紛，

難損芝蘭質。

去爲湘妃姊，

魂烈知無匹。

燕子龕隨筆

時希聖編



# 燕 子 龕 隨 筆

英

人詩句，以師梨最奇詭而兼流麗。嘗譯其

含羞草一篇，峻潔無倫，其詩格蓋合中土義山，長吉而鎔冶之者。曩者英吉利蓮華女士以師梨詩選贖英領事佛萊蔗於海上。佛子持貺蔡八，蔡八移贈于余。太炎居士書其端曰：『師梨所作詩，于西方最爲妍麗，猶此土有義山也。其贈者



亦女子，展轉移被，爲曼殊闍黎所得。或因是懸想  
提維，與佛弟難陀同轍，于曼殊爲禍爲福，未可知  
也。』

作寒山圖，錄寒山詩曰：

閑步訪高僧，

煙山萬萬層；

師親指歸路，

月掛一輪燈。

廢寺無僧，時聽墮葉，參以寒蟲斷續之聲，乃  
憶十四歲時，奉母村居，隔鄰有女郎手書丹霞詩

箋，以紅線繫蜻蜒背上，使徐徐飛入余窗，意似憐其蹭蹬也者。詩曰：

青陽啓佳時，

白日麗陽谷，

新碧映郊垆，

芳蕤綴林木。

輕露養篁榮，

和風送芬馥，

密葉結重陰，

繁華繞四屋。

萬彙皆專與，

嗟我守堯獨；

故居久不歸，

庭草爲誰綠？

覽物歎離羣，

何以慰心曲？

斯人和婉有儀，余曾于月下握其手。

世說：南陽宗世林與曹操同時，而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操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香山句云：『乃知擇交難，須有知人明。莫將山上松，結託水上萍。』

譚嗣同寥天一閣文，奇峭幽潔。古意兩章，有絃外音，曰

鱗鱗日照鴛鴦瓦，

姑射仙人住其下，

素手閑調雁柱箏，

花雨空向湘絃灑。

六幅秋江曳畫縉，

珠簾垂地暗香凝，

春風不動鞦韆索，

獨上紅樓第一層。

嘗聞仁山老居士言：『嗣同頂甚熱，嚴冬亦不冠云。』

寄劉三白門二絕句：

玉砌孤行夜有聲，

美人淚眼尙分明；

莫愁此夕情何限，

指點荒煙鎖石城。

生天成佛我何能？——幽夢無憑恨不勝！

多謝劉三問消息，  
尙留微命作詩僧。

『山齋飯罷渾無事，滿鉢擎來盡落花。』此境不足爲外人道矣。

余年十七，住虎山法雲寺。小樓三楹，朝雲推窗，暮雨捲簾，有泉，有茶，有筍，有芋。師傅居羊城，頻遣師兄饋余糖果糕餅甚豐。囑余端居靜

攝，毋事參方。後辭師東行，五載，師傅圓寂，師兄不審行脚何方，剩余東飄西蕩，忽忽八年矣。偶與燕君言之，不覺淚下。

豔女皆妒色，

靜女獨檢蹤，

任禮恥任妝，

嫁德不嫁容。

君子易求聘，

小人難自從，

此志誰與諒？

琴絃幽韻重。

此孟郊靜女吟也。今也吾國長婦妬女，皆競侈邪，又奚望其有反樸還淳之日哉。

昔人賣子句云

生汝如雛鳳

此行須珍重

年荒值幾錢？

不比阿娘邊！

又女致母詩云：

挑燈含淚疊雲箋，

爲問生身親阿母，

萬里緘封寄可憐。

賣兒還剩幾多錢？

二詩音節哀亮，不忍卒讀。昔陶淵明遣一僕與其子，兼作書誡其子曰：「此亦人子，須善遇之。」所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也。記朱九江先

生絕句云：

新茶煮就手親擎，

小婢酣眠未忍驚；

記否去年扶病夜，

淚痕和藥可憐生？

風致灑然。

明末有童謠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  
不圖今日滬上所見，亦復如是。

兵所以衛民，於此土反爲民害，真不祥之物也。  
力田今樂府有梳篦謠曰：



東家抱兒竄，  
賊來猶可活，  
况聞府帖下，  
此物貪且殘，  
掠人持作羹，  
莫言少爲貴，  
無功害尙小，  
問誰作俑者？  
蕭條夔子國，  
賊如梳，

西家挈婦奔，  
兵來愁殺人。  
大調土司兵，  
千里無居民。  
析屋持作薪，  
國威嘗見輕。  
有功憂更深，  
必有林中丞。  
城郭爲荆榛，  
兵如篔，

糶獮來，

更如荊，

保甯賊未除，

霸州賊又熾。

買馬須快劍須利，

從今作賊無反計。

讀之令人扼腕撫膺。

十二月望日行抵摩梨山，古寺黃梅，歲云暮矣。翌晨遇智周禪師於竈下，相對無言，但笑耳。師與余同受海雲大戒，工近體，俱幽憶怨斷之音。寺壁有迦留陀夷尊者畫相，是章侯真跡。

張娟娟偶於席上書絕句云：

維摩居士太猖狂，

天女何來散妙香？

自笑禪心如枯木，

花枝相伴也無妨！

娟娟語余：『是敬安和尚作。』余曰：『和尚一時興致之語，非學吞針羅什。』敬安和尚卽寄禪，有八指頭陀集。

黃仲則『如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是想少情多人語。

泰西學子言：「西人以智性識物，東人以感情  
悟物。」

山寺中北風甚烈，讀放翁集，淚痕滿紙，令人  
心惻。最愛其：

衣上征塵雜酒痕，

遠游無處不銷魂。

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

一絕。嘗作劍門圖懸壁間，翌日被香客竊去。

十一月十五日病臥祇垣精舍，仁山老檀越爲余

言秦淮馬湘蘭證果事甚詳。近人但優作裙帶中語，而不知彼姝生天成佛也。

南雷有言：『人而不甘寂寞，何事不可爲？』  
『籠雞有食湯刀近，野鶴無糧天地寬，』二語，特爲今之名士痛下針砭耳。

蘇格蘭雪特君爲余言：『歐人有禮儀之接吻 (Conventional Kiss)，有情愛之接吻 (Emotional Kiss) 』』

舊約全書，在紀元前四百五十八年及四百五十年間伊薩羅氏所輯，千四百八十八年意大利始刊行希布羅經典全集。

碼哈默德本麥加產，少時家貧，備於贅婦開池育家。開氏敬其爲人正直無私，遂嫁之，因而得廣交游，至埃及，敘利亞等地，受猶太，基督兩教感化。歸而隱退山中，住心觀淨，至四十歲始下山，自立一教，曰「于思蘭」。于思蘭者，此云

「隨順」。倡宇宙一神論，著可蘭經典。

春序將謝，細雨廉纖，展誦裴輪集：“What is wealth, as it to me, may pass in an hour” 卽少陵「富貴於我如浮雲」句也。 “Comprehended for, without transformation, Men become wolves in any slight occasion.” 卽靖節「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句也。“As those who dole on odours pluck the flowers, and place them on their breast, but place to die.”

卽李嘉祐『花間昔日黃鸝轉，妾向青樓已生怨，花落黃鸝不復來，妾老君心亦應變』句也。末二截詞直怨深，十方同感。

金堡祝髮後，住吾粵丹霞寺，著有偏行堂集，臨清詩等。昔余行脚至紅梅驛破寺龕傍，見手鈔澹歸和尚詩詞三卷，心竊愛之，想是行客暫爲寄存，余不敢攜去。猶記其貽吳梅村一律，大義凜然，想見其爲人矣。詩曰：

十郡名賢請自思，  
座中若個是男兒？



鼎湖難挽龍髯日，

鴛水爭持牛耳時。

哭盡冬青徒有淚，

歌殘凝碧竟無詩！

故陵麥飯誰澆取？

贏得空堂酒滿卮。

讀此，當日名賢，可知也已。

朱舜水墓，在日本茨城縣久慈郡瑞龍山上。舜水沒數年，有張斐者，慕舜水高義，追蹤而至，爲文以祭之。斐字非文，著有莽蒼園文藁，水藩梓以行世。後太炎重爲排比，始得流轉中土。今日人已將舜水全集刊行，所謂飲水思源者也。憶舜水千古。

一首云：

九州如瓦解，

忠信苟偷生。

受詔蒙塵際，

晦迹到東瀛。

回天謀未就，

長星夜夜明。

單身寄孤島，

抱節比田橫。

已聞鼎命革，

西望獨吞聲！

其當日眷懷君國之志，鬱而不申，可哀也已！

日人稱人曰「某樣」，猶「某君」也。此音本

西藏語，日人不知也。

相傳達磨至震旦，初入南海，有士人捧四書進。達磨不識華文，但以鼻嗅之，旋曰：『亦誠善哉，直是非而已。』

余嘗託晦聞情如居士刊石印一方，文曰：『我本將心向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燕君謂我結習未忘。燕君者，通州沈一梅，方正之士也，肄業美國惠斯康新大學。

海園，湘南曹氏子，天賦詩才，不幸短命。十四歲工豔體，有仙氣，非壽徵。十九歲牧牛村外，失足溺死。余僅憶其：「滴翠滿身彈竹露，落紅雙屐印苔泥」，「樂譜暗翻金縷曲，食單親檢水晶糖」數句而已。

日本「尺八」，狀類中土洞簫，聞傳自金人。其曲有名春雨，陰深淒惘。余春雨絕句云：

春雨樓頭尺八簫，  
何時歸看浙江潮？  
芒鞋破鉢無人識，  
踏過櫻花第幾橋？

趙百先少有澄清天下之志。余教習江南陸軍小學時，百先爲新軍第三標標統，始與相識，余歎爲將才也。每次過從，必命兵士攜壺購板鴨黃酒。百先豪於飲，余亦雄於食。旣醉，則按劍高歌於風吹細柳之下，或相與馳騁於龍蹠虎踞之間，至樂也。別後作畫，倩劉三爲題定菴絕句贈之曰：

絕域從軍計惘然，

東南幽恨滿詞箋。

一簫一劍平生意，

負盡狂名十五年。

梵語「比多」云父，「莽多」云母，「婆羅多」云兄弟，「先帝羅」云石女，「末陀」云蒲桃酒，「摩利迦」云次第花，以及東印度人呼水曰「鬱特」，與英吉利音義並同之語甚多。拉丁出自希臘，希臘導源於「散斯克烈多」(Sanskrit)，非虛語也。

劉三工詩善飲，余東居，畫文姬圖寄之。病禪爲余題飛卿句云：『紅淚文姬洛水春，白頭蘇武天山雪。』劉三以六言三章見答，其一云：

白頭天山蘇武，

喜汝玉關深入，

其二云：

東瀛吹簫乞者，

記得臨觴嗚咽，

其三云：

支那音非秦轉，

和尙而定國號，

又貽余絕句云：

早歲耽禪見性真，

紅淚洛水文姬；

將安闡此胡兒？

笠子壓到眉梢。

忽忽三日魂銷！

先見婆羅多詩。

國無人焉可知！

江山故宅獨愴神！

擔經忽作圖南計，

白馬投荒第二人。

時余有印度之行也。

英吉利語與華言音義並同者甚衆，康奈爾大學教授某君欲彙而成書，余亦記得數言以獻，如：

「費」曰 'Fee'，「訴」曰 'Sue'，「拖」曰 'Tow'，  
「理性」曰 'Reason'，「路」曰 'Road'，「時辰」曰  
'Season'，「絲」曰 'Silk'，「爸爸」曰 'Papa'，  
「爹爹」曰 'Daddy'，「媽媽」曰 'Mamma'，「簿」  
曰 'Book'，「香」曰 'Scent'，「聖」曰 'Saint'，「君」



曰 'King'、[寤]曰 'Mead'、[麥]曰 'Malt'、[芒果]  
曰 'Mango'、[禍]曰 'Woe'、[先時]曰 'Since'、  
[皮]曰 'Peep'、[鹿]曰 'Roe'、[誇]曰 'Luack'、  
[諾]曰 'Nod'、[禮]曰 'Rite'、[賂]曰 'Pay'、  
而外，雞鳴犬吠，均屬諧聲，無論矣。

張憲崖山行云：

三宮銜壁國步絕，

燭天炎火隨風滅。

間關海道續螢光，

力戰崖山猶一決。

余恆誦之。曩作崖山奇石壁圖，太炎爲錄陳元孝詩

曰：

山木蕭蕭風更吹，

兩崖雲雨至今悲。

一聲杜宇啼荒殿，

十載愁人拜古祠。

海水有門分上下，

江山無地限華夷。

停舟我亦艱難日，

愧向蒼苔讀舊碑。

風人之旨，令人黯然。

崇正末年，流寇信急，上日夜憂勤。一夕，遣內臣易服出禁，探聽民間消息。遇一測字者，因舉一「友」字詢之。測字者問：「何事？」曰：「國

事。」測字者曰：「不佳，反賊早出頭矣。」急改口曰：「非此「友」字，乃「有」字。」曰：「更不佳，大明已去其半矣。」又改口曰：「非也，申酉之「酉」耳。」曰：「愈不佳，天子爲至尊，至尊已斬頭截脚矣。」內臣咋舌而還。

曩羈秣陵，李道人爲余書泥金扇面曰：「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何故名『般若波羅密。』」佛言，「般若波羅密。」二十四字。並引齊經生及唐人書經事。余許道人一畫，於今十載，尙未報

命，以余畫本無成法故耳。

草堂寺維那一日叩余曰：「披髮以來，奚爲多憂生之歎耶？」曰：「雖今出家，以情求道，是以憂耳。」

Spensarian Verse，譯云冒頭短章，古代希臘，拉丁詩家優爲之，亦猶梵籍發凡之頌也。

偈卽梵音伽陀，又云偈陀，唐言頌，譯云孤

起。妙玄云：「不重頌名孤起，亦曰諷頌。」姚秦鳩摩羅什有贈沙門法和十偈，唐人多效之。

阿耨窣覩婆，或輸盧迦波，天竺但數字滿三十二卽爲一偈，號阿耨窣覩婆偈。蘊馱南者，此云集施頌，謂以少言攝集多義，施他誦持。

樓子師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氏。一日偶經遊街市，於酒樓下整纓帶次，聞樓上某校書唱曲云：「汝旣無情我便休。」忽然大悟。因號「樓

子」焉。

余至中印度時，偕二三法侶居芒碭山寺。山中多果樹，余每日摘鮮果五六十枚啖之，將及一月。私心竊喜，謂今後吾可不食人間煙火矣，惟是六日一方便，便時極苦，後得痢疾。乃知去道尙遠，機緣未至耳。

緬人惡俗極多，有種族號曰浸，居於僻野之山社。凡過其父母年歲老者，築臺一座甚高，恭請老

人登其上，而社中幼壯男女相率而歌舞于臺下，老人從臺上和之；至老人樂極生狂，忘其在臺上歌舞，跌下身死，則以火焚葬之。謂老人得天神之召，爲莫大之榮幸云。

桐城方氏維儀年十七寡居，教其姪以智，儼如人師，君子尙其志。然其五律一章云：

孤幼歸寧養，

雙親喪老年，

衰容如斷柳，

薄命似浮煙。

詩調淒霜鬢，

琴心咽凍天；

蕭蕭居舊館，

錯記是從前。

想見其遭時多難也。

佛國記耶婆隄，即今爪哇。萬歷時華人至爪哇，通商者已衆，出入俱用元通錢，利息甚厚；而今日華僑人口已達八十餘萬，自生自滅，竟不識祖國在何方向。

末里洞有人造石山高數十丈，千餘年物矣。其中千龕萬洞，洞有石佛，紆迴曲折，層出無窮。細



瞻所刻石像，較靈隱飛來峯猶爲精美。詢之士人，云此石山係華人所造。日隴水城爲南洲奇跡，亦中土人所建，黃子蕭芳約余往游，以病未果也。

土人稱荷蘭人曰「敦」，猶言主也。華人亦妄效呼之，且習土人劣俗。華人士生者曰「嗑嗑」，來自中土者曰「新客」。

梭羅爲首都，其會居焉。會出必以夜，喜以生花綴其身，畫眉傅粉，侍從甚盛，復有弓箭手。會

子性揮霍，嗜博飲，妻妾以數十，喜策肥馬出行，傅粉塗脂，峨峨雲髻，狀若好女焉。會之嬪妾，皆席地臥起，得幸而有孕者，始得賜以牀褥。宮人每日給俸若干，使自操井臼。宮中見會，無論男女，皆裸上體，匍匐而前。會每一語畢，受命者必合掌禮拜，退時亦蛇行也。

余巡遊南洲諸島忽忽二歲，所聞皆非所願聞之事，所見皆非所願見之人。茫茫天海，渺渺余懷。太炎以素書兼其新作秋夜一章見寄 謂居士深於憂

患；及余歸至海上，居士方持節臨邊，意殊自得矣。

塞典堡植物園，其宏富爲環球第一。有書藏，藏書二十餘萬，均是西籍。余以大乘起信論寄之。

自巴利八版出石叻，途次多悲感。晦聞見寄七律，溫柔敦厚，可與山谷詩並讀。詩云：

四載離懷感索居，似君南渡又年餘。

未遺蹤跡人間世，稍慰平安海外書。

向晚梅花纔數點，當頭明月滿前除。

絕勝風景懷人地，回首江樓却不如！

後一年，余經廣州，留廣雅書院，一醉而去。抵日本，居士復追贈一律云：

五年別去驚初見，一醉殊辜萬里來。

春事陰晴到寒食，故人風雨滿離杯。

拈花衆裏吾多負，取鉢人間子未回。

自有深深無量意，豈堪清淺說蓬萊？

居士有兼葭樓，余作風絮美人圖寄之。

印度氣候本分三季，熱季，雨季，涼季。昔者文人好事，更分二閱月爲一季。歲共六季：曰「伐散多」爲春季，曰「佉離旅磨」爲夏季，曰「縛舍」爲雨季，曰「薩羅陀」爲秋季，曰「訶伊漫多」爲冬季，曰「嘶嘶邏」爲露季。

印度 Mahabhrata, Ramayana 兩篇，閱麗淵雅，爲長篇敘事詩，歐洲治文學者視爲鴻寶，猶 Iliad, Odyssey 二篇之於希臘也。此土向無譯述，唯華嚴疏鈔中有云：婆羅多書，羅摩延書，是其名

稱。二詩于歐土早有譯本，婆羅多書以梵士哆君所譯最當。英儒馬格新牟勒 (Max Müller) 序而行之，有見虎一文之咏。

迦梨達舍 (Kalidasa)，梵士詩聖也，英吉利騷壇推之爲「天竺沙士比爾」。讀其劇曲沙君達羅，(Sakountala) 可以覘其流露矣。

沙君達羅，英文譯本有二：一 William Jones 譯，一 Monier Monie 一 Williams 譯，猶起信論

有梁唐二譯也。

摩訶婆羅多，羅摩延二篇，成於吾國商時。篇中已有支那國號，近人妄謂支那爲秦字轉音，豈其然乎。

印度古代詩人好以蓮花喻所歡，猶蘇格蘭詩人之Red Red Rose，余譯爲嬌頰赤薔薇五古一首，載潮音集。

波斯昔時才子盛以薔薇代意中人云。

「涉江采芙蓉」，「芙蓉」當譯 Lotus，或曰 Water Lily 非也。英人每譯作 Hibiscus，成木芙蓉矣，木芙蓉梵音「鉢磨波帝」，日中王夫人取此花爲小名。

中土蓮花僅紅白二色。產印度者，金黃藍紫諸色俱備；唯粉白者晝開夜合，花瓣可餐。諸花較中土產大數倍，有異香，經云「芬陀利花」是已。



焚語，人間紅蓮花之上者曰「波曇」。

梵土古代詩人恆言：『手熱證癡情中沸。』沙  
士比亦有句云：『Give me your hand, This hand  
is moist, my Lady-hot, hot, and moist.』見Othello,  
Act II'. Scene 4.

伽摩(Kama)者，印度情愛尊天，貌極端美，  
額上有金書，字跡不可辨。手持弓，以蕉幹爲之，

蜜蜂聯比而成弦。又持五矢，矢尖飾以同心花，謂得從五覺貫入心坎。腰間繫囊二，用麻布製之，實以凌零香屑。其旂畫海妖狀，相傳尊天曾鎮制海妖云。余隨婆羅門大德行次摩俱羅山，于散陀那古廟得瞻禮一通。散陀那者，釋言流花。

秦淮青溪上有張麗華小祠，不知何代初建，至今圯蹟猶存。新城王士禎有詩云：

璧月依然瓊樹枯，

玉容猶似憶黃奴。

過江青蓋無消息，

寂寞青溪伴小姑。

二十八字，可稱弔古傑作。後庭花唱樂，天下事已  
非，當年風景，亦禍蒼生之尤者耳。

娑羅海濱遯跡記

時希聖編



# 記跡遜濱海羅娑

此印度人筆記，  
自英文重譯者。其人  
蓋懷亡國之悲，託諸  
神話；所謂盜戴赤  
帽，怒發巨銃者，指  
白種人言之。

譯者記

時在伐薩，(Varana 此云  
雨季)，不慧失道荒谷，天忽

陰晦，小雨溟溟，婆支迦華（Varehka 云雨時生  
花）盛開，香漬心府。行漸前，三山犬牙，夾道馨  
美。池流清淨，材木蔚然。不慧拾椰壳掬池水止  
渴。復行一由延，遇巨樹作聲如獅吼；古人謂巨木  
能言，殆指此耶？旣而涼生肩上，諦視左側，蓋洞  
口也。不慧坐石背少選，歌聲自洞出，如鼓箏篴。  
聽至

星耶峯耶俱無生？

浪撼沙灘巖滴淚；

圍籠茫茫宙有情？

我將化泥冥海出。

Live not the stars swi mount-ins? Are

the waves without a spirit? Are the  
dropping caves without a feeling in  
their silent tears?

No, no;—they woo and clasp us to  
their spheres, Dissolve this clog and  
clod of clay before its hour, and merge  
our soul in the great shore.

不慧驚起曰，是得毋靈府耶？策杖入洞，歌聲亦  
止，黑暗不辨徑路，足下柔草，如踐鵝絨。心知其  
異，但不生恐怖。默計步數，恐不能返。行且三十



五武，始辨五指，復行十武，光如白晝。既出洞，迎面空寂，似無所有；但奄茲落日，殘照海濱，作黃金色。回顧有弄潮兒，衣芭蕉葉，偃臥灘邊。不慧心念小子，必是超人，倚杖望洋，憮然若失。

俄而皎月東升，赤日西墮；不慧遶海濱行約百武，板橋垂柳，半露蘆扉，風送蓮芬，通人鼻觀。遠見一舟，纖小如芥，一男一女，均以碧蕉蔽體，微聞歌聲。

男云：

腕勝柔枝脣勝蕾，

華光圓滿斯予美。

女云：

最好夜深潮水滿，伴郎搖月到柴門。

Her ruddy lip vies with the pening bud;

Her gracefua arms are as the twining stalks;

And her whole form is radiant with the glow

Of youthful beauty, as the tree, with bloom.

且搖且歌，瞬間已杳。爾時悲喜太息，不慧老於憂  
患，念當於此絕食自沈，冀得罪垢消滅。擲杖躍身  
入水，魂魄一去，藐若忘形；微聞童子高呼，如天  
樂尾音而已。

嗣余忽醒，身臥茅廬，新葵在頂，少間，壯者來，卽先見諸舟中者，對不慧啓口云：「咄！男子，何故視軀壳如破鉢耶？」

不慧詢彼曰：「壯者救我，將奚以爲？」

曰：「內子救爾。」

不慧聞之，怒曰：「女人，女人。」奮身躍出，欲再自沈，被阻不果。

壯者曰：「揣爾心情，將毋悔生耶？」復曰：

「大慧須知是非濁世，乃娑羅鄉。」

不慧驚曰：「有是哉？嘗聞娑羅天鄉，仙衆住

處；今得毋夢境？」

壯者曰：「吾儕非仙，遯跡者耳。雖然，以惡世相校，固無異仙鄉。爾云何？」

不慧求出世久，曰：「幸有以教我。」

壯者曰：「大慧善諦聽，刼初神衆，造宇廟已，地面黑闇，因曰，「吾儕需光。」神首曰，「朕當造之。朕無長箭，足以貫通黑暗也。」四嚮搜索，得一乾納（anus此云楊枝）。斷之，擇其長端，置弓弦上，仰身射去。少選，現一微星，神衆注視，星高漸大，光隨穿入。須臾，孔愈巨，黑闇

盡失。神衆能視地，治水造陸，又作河湖泉澗。工既竣，神衆歡呼而散。

『是後地面漸有溼生，化生，卵生，胎生，此云四生，性殊殘暴。神首聞之，遣其一子下世診察，復命神首，具言衆生不道。神首下令，勅世界衆生，齊集聽講，蓋欲誘勸之也。四生果集大壑，神首珊瑚降臨，左足踏左嶺，右足踏右嶺；但是四生仰止，不聞所講。神首詔近其下，乃頒約法，以告草木，昆蟲，禽獸，男女，嬰兒等衆，戒勿忘失。忽有獮惡巨獸，交頸耳語，不聽神言。神首

怒，俯身倒拔巨樹，鞭諸惡獸。鞭已，復摘樹上殘英，結惡獸頭上，乃勅四生曰，善哉大德！此去善播美種於地，永爲朕友，毋造惡因。造惡因者，必自受報。惡獸本當化爲男體，因彼多事，今悉變爲女體。大德識之！惡獸女體，頭上插花，以爲徽識。

『宇宙萬象既備，又起火災。火災過已，此世天地，還欲成時，有餘衆生，福盡行盡命盡，從光音天命終。來生斯世，皆悉化生，歡喜爲食，身光自照，神足飛空，安樂無礙。爾時無有尊下卑上，

亦無異名，衆共生世，故名衆生。是時又有自然地味，出凝地面，猶如醍醐。地味出時，亦復如是，味甜如蜜。於是衆生以指試嘗，知如何味，初嘗覺好，遂生味着。如是展轉，嘗之不已，遂生貪著。便以手掬，漸成段食。段食不已，餘衆生見，復效食之。食之不已，時此衆生，身體麤澁，光明轉滅，無復神足，不能飛行。

『大慧諦聽：衆生食地味已，久住於世。其食多者，顏色麤悴；其食少者，顏道光潤。然後乃知衆生顏色，形貌優劣，互相是非。言我勝爾、爾不

如我，心存彼我，故懷諍競。嗟夫，大慧！人類之初，固勝妙也；奈何求食，懷彼我念，生不善心，罪惡是起。復次，女人爲助惡因，能斷善種，外貌柔媚，內心伎惡。物之可畏，莫女人若。毒蛇害肉身，女人害法身。女人多嫉妬；以此因緣，女人死去，卽生餓鬼趣中。女人爲地獄使者，其發美言，卽是噴毒。吾先觀子不屑女人，故以大慧呼爾。」

不慧曰：「誠哉！一切江河必委曲，一切女人必妖冶。」

壯者盱衡上視曰：「吾更語大慧：我本神明華



胃，一時外出，身着錢囊，人悉奪去，復餓無以爲食。頂禮梵天，幸蒙哀愍，差使鴉鵲爲我負數日糧，得以不死。順道還歸，欲視家室；家室已滅，惟餘灰燼，父母兄弟財產，都被大盜竊去。」

壯者言已，爾時女子在側，亦先見諸舟中者。不慧睇之，顙上淚痕，化作珍珠，槃旋墮地。壯者曰：「此子雖女，性殊英俊，惟大慧莫輕之。」

余詢壯者名。曰：「吾儕無名，蓋無所用。」以手指青葱處示不慧曰：「彼岸均是遯跡超人，大慧曷居此同消萬古恨耶？」

余便詢其何時至此。曰：「先是余家既亡，悵  
悵無之。大盜更迫我儕，爲供奔走。測彼居心，是  
畜獵犬之技。斯時認賊爲父，自殘梵裔者，亦復不  
少；女人尤多。蓋彼女人殲磔失氣，只知以室利沙  
花(Srisila)，飾其耳際，珠貝玉石，鎖其頸上。  
大慧，余念念弗忘女人之罪？雖析諸峯草木，以爲  
籌箸，不能算之矣。且置斯語，請言吾儕：一日聚  
六百餘人，與大盜奮鬪四次。嗟夫，大慧，吾儕以  
血肉之軀，當彼兇殘鉅敵。旣而五百七十餘人皆  
死，存者數十，皆被剖腹；遺余一人，心念不能輟

復大仇，還我舊物，則非梵天之裔。思逐水濱，跪求梵天有以加庇也。余甫垂頭，梵天果詔：

景運當昌，

婆羅是冀；

來日方長，

勛哉小子！

忽有少女從西泛舩艦來，女爲余拾履，相扶登舟；而大盜追至，戟手罵詈，云爾等不服王化。余叱之曰：「須彌之兇獅，恆伽之暴虎，深林之毒蛇，無爾險毒。尙去王化，冤哉！」大盜怒，發巨銃，擊吾儕不中。回首觀其形狀，頂戴赤帽，正若獼猴，怒視吾儕，睛眙弗轉。吾儕南行三十由延，方抵此

士。始知少女爲盧奧侏王女，父王及於大盜之難，狀正如余，欲糾合英俊，滅此朝食者。吾儕既抵此土，跪禮梵天，成爲夫婦。名是地曰娑羅，願梵天之詔也。』

壯者言畢，默然睡去。翌日，天朗無雲。余去凡衣，換以碧葉，弄艇投竿，千愁俱滅。饑卽食，指那尼(Echinani)譯言漢持來，卽桃子)，或食蕪子，渴卽飲椰水。讀吾筆記者，將謂不慧樂無既矣。甯知天下事有大謬不然者耶？

一日，鼓棹中流，女語不慧：『昔有羅磨王，

爲父所逐，移居南邊，其妃犀達扈從。一時相攜遊  
樓伽國（Tanka，此云獅子國，卽今錫蘭島），國王  
名羅波那，豔其妃之美，竟奪之。羅磨大怒，誓雪  
斯讎；率大軍破之，復獲犀達，誅羅波那，推立其  
弟。於是羅磨大王英威蓋世，遐邇來歸。阿利安人  
亦紛紛自中天徙居南國，蓋慕其文化也。嗟夫，長  
者！妾則羅磨王遺裔，不圖零墜至於斯極也！嗚  
呼！前王以美人之故，尙能不屈；妾則失父母之  
邦，兄弟姊妹，悉被凌辱。使前王猶生今日，妾知  
大盜無遺孽矣！』

方女言時，聲淚俱下。不慧太息久之，曰：『昔大王犀婆着，當大盜昌披之世，以單刀匹馬，所向無前。吾儕其與乎？』

壯者指天曰：『自古傳說，「黑雲變霧，斯爲殺氛。」吾自栖身世外以來，未嘗一日而忘恫恨，吾儕當出世圖之。』

遂約四十餘人，飄然出洞。壯者語不慧：此許有神呵護，輕佻媚外不知遠計者，無許進洞云。不慧留心道路，殊非曩昔所經。前面有峻嶺，四十餘人，均自梯嶺而行，惟壯者夫妻相扶持。旣達嶺

頂，不慧俯視恆河明滅，壯美無倫，一帶恆伽子  
(Ganga.utra 恆伽跋多羅，此云恆河邊岸)，行人  
如蟻。吾儕下山，復行八由延，經一深林，闕寂無  
聲。深林過已，達舍(Darca 此云新月)已懸天  
際，四十餘人，均指對岸。不慧諦觀，累累白骨，  
的的枯顛，與月爭光而已。夜靜風涼，四十餘人，  
沈沈睡去。

不慧獨不成寐，展轉間，微聞簫聲陰深萋莽。  
不慧起身，審簫聲自東來；撥草窮源，尋至其地，  
果見長老髮白蓬蓬，不慧進前拜禮，伏地大哭。長

老嫗其雙眉曰：「小子，國破家亡，爾奚言！爾當知吾國實哲學之淵海，俯視希臘，殆後進耳。吾國雖在上世地崩，然列國政治，蓋依摩奴法典，人民安樂。奈何末世威權墜弛，漸入衰頹；以至今日，莊嚴樂土，全屬他人。傷心哉，小子！我非神仙，我爲摩竭陀遺老，一時巡禮海濱，以弔先賢之厲。忽見大盜，執三數人，剖腹投諸海濱，蓋私築鹽坑以求活者。傷心哉，小子！忍令梵天之裔，淪於刺蝟？我乃率此土百有餘人，以申公憤，甯以筋骨爲繩柱，血肉爲泥塗。百有餘人，果已盡死，豈非貞



貫白虹？今我吹簫哀訴梵天而已！」

長老言滔滔若海潮音。不慧白長老以謀恢復事，長老以手背收淚曰：「小子當徐圖之。」

尋諸隱士亦至，不慧一一復長老言，四十餘人均起舞以表歡悅。舞已，復行，至一村，古木參天，花放滿足，弈弈有光，天香繚繞。不慧憑弔斷井頽垣，凄然下淚。是日村民家家寒食，蓋爲涼七節（*Citāla—Saptame* 尸多羅薩陀彌）；不慧避世久，今始知時爲仲夏也。長老無言久之，命壯者對彼村民，陳恢復大義，復遣壯者妻教導婦女。壯者

肅容指天白衆曰：「余輩梵天遺裔，亡國已來，被大盜殘殺無已，思之能勿髮指！今茲大盜重定法典，是猶豺狼鳴和鸞以噬人，盜賊借揖讓而行劫耳；安比摩奴法典？嗚呼！自昔阿利安人侵入，利用階級制度，束縛吾人。繼而回人殘暴。及莫臥爾自蒙古來，尙可以德報怨。乃至今日，欲食鹽亦不可得。吾儕試思，梵土者，梵天畀以載吾梵裔者也；今反令大盜爲主，古所未聞。况復盜行巧詐污穢，殆不忍言。人非木石，斷不能長此終古也！彼認賊作父者，余三復思之，決非吾族。嗟夫！吾儕

神明之胄，勿以大盜爲可親昵；不觀其腹若卑巴酒桶，日啜吾血，以充饑渴。助賊爲暴者，雖恃法典，如阿輪迦樹 (Asok—tree)，根枯枝朽，不足爲畏。大聖有言：五趣生死，輪轉無際，可愍衆生，百劫難度。今欲早離苦海，當以大雄無畏之身，還我婆婆大地；若其不爾，則非梵天之裔，永墜泥黎，敢憑濕縛 (Siva) 司破壞萬物之神，慈悲哀愍。」

村民聽已，皆大歡呼，願滅大盜。惟諸婦女，偷安逸處，膽如粟大，婦人爲物，真百劫不超昇者

哉！既而部署畢，吾儕率數百村人，長老先導；行至日暮，有大盜四人，擁一女子，盛妝姣服，百計裝潢。諸人見之，疑爲蜂妖。四人悉衣黑服，頸懸一物，作十字形，發光閃閃如屠者刀。不慧叱之曰：『且住。我且問爾，踐我印度人之土，食我印度人之肉，飲我印度人之血，莽汝等耶？』

長身者曰：『同胞，同胞，胡爲者？吾等匪他，乃感上帝神靈，爲同胞宣布上帝真理，上帝愛人之大道者。』

言已，口喃喃不可辨。不慧勃然復叱之曰：

『誰是汝同胞？汝自是上帝使者，且爲頗禱(Paphi)此云殺者，亦名惡中惡。狗子尙有佛性，汝云愛人如己哉？不值我神明華胄一倍。』

村衆皆曰：『殺之洩吾憤。彼「惡中惡」負罪至巨，非可以慈心訶責。』

惟長老不可，謂彼眇小無賴。繼而壯者進前諭之曰：『汝罪弗可逭，汝知之否？我印度人生於斯，食於斯，相羊自得。春至雜花滿樹，嫣然欲語；秋則紅葉照耀山村。今汝等乃使我兄弟無家可歸，我誓擯汝速離吾土。此非猶太，任汝上帝縱

橫，勿謂我印度無人也！」

壯者妻隨曰：「梵天在上，我兄弟姊妹，爲汝  
魚肉久矣。今茲相逢，不忍斃汝；吾同胞固懷慈  
愛。汝且勿驚，詳以告我，賊渠今在何處？」

長身者藍睛一轉，有如烏饜，點頭曰：「西！  
汝欲何爲？」

不慧曰：「此去幾由延？」

曰：「未一由延。」

不慧遂約村衆縱之去，賊有長髯者語少女：  
「吾今午餐墜鹽，危哉！」（案某國俗，忌落鹽桌

上；若剔少許，棄左肩後，方可解除云。）

少女云：「誠危！余亦三噴嚏。」（案某國俗：一噴嚏必有信來，二噴嚏有人將拊其頰，三噴嚏必爲凶兆。）

其一人曰：「余昨見白兔橫路而過，已有戒心。」

賊衆言已，皆撫胸跪地，以白眼上向天，感上帝有靈云。爾時諸天昏暗，盲風暴雨，震盪川陸。村衆亟欲西進，長老持之，屬不慧尾賊。回顧數賊，黑蔭已遠。不慧伏地諦視，堤下江色，影照蒿

萊。不慧亟履水面飄行，此兒時所熟習也。時山谷嘯號，木葉墮地，知婆樓那風（Pharna 此云迅烈風）方起，又聞虎嘯；不慧憤大仇之未復，絕無恐怖。舉首隱約辨橋梁，傍垂檉柳，濛濛茂翳。攀枝至幹，苔滑幾踣。少選，黑衣賊喃喃語；果已過橋，達巨室，已先有人伉立。適電光閃入斜條疎薄處，諦視賊輩，悉已進宅，知是盜窟。急復下水，返白長老。長老曰：『當於西暫避。』長老言已，獨自東去。長老行止，不可測也。

吾儕於是指西疾走，隨聞礮聲殷殷不斷，審是



大盜示威，念近之無脫死者。昔聞鄉人，咸謂賊方用此利器，傳布上帝愛人大道，若午夜鐘聲也。回人以刀弘揚教法，遠遜之矣。吾儕既進叢篁，前有燿火，其光斷續。壯者夫妻隨村衆休息，不佞直前斥候，尋至光下，知是田舍。搥門久之，有一男子持燭披關。不慧於燭影下覘吾梵齋儀容，樸誠之氣，游溢眉宇。大盜方以法律，權利，界限，爲親愛之券。愈思吾同胞不可一日屈大盜下也！雖彼方孽類，假盧索浮說，謂人有天賦特權平等自繇，顧日以掠人財產土地爲事。不慧名之，是爲淫婦？自

蘇平等云乎哉，實淫婦之自然主義耳！

不慧既哀陳所自來，男子以口滅燭，且息門燈，下氣語曰：『善哉！村衆幸進我許，毋他慮。』

已而吾儕齊至，聞老人聲，曳不慧手徐徐而行。進蘆屋已，老人屬吾儕席地坐，未及舉火。老人曰：『嗟我兄弟，今夕瘖矣，且請安息。大盜雖凶，未落犯我。我是前此吐蒲那 (Daphna) 國諸侯，今爲農父，哀哉！兄弟亦知僅有曇盧洲 (Dhari) 尚爲乾淨土，未落賊手耶？我常與大盜委蛇，大

盜且厚結我。傷哉農叟，豈知更有凄惻者！據昔摩奴法典，一切耕地，悉屬開墾者自耕之。賦納國王，但以穀米酬保護之勞耳？固非田地稅，國王雖悍，無得濫徵。顧至今日，稅項之苛，得未夢到。彈指異年，我同胞不食黃泥，無以度日也！夜靜月明，未嘗不諦思墮淚。我田雖多且美，爲大盜作佃奴；我產雖麗且富，爲亡國留賤夫。我每飯猶未忘先君遺訓：人而甘自暴棄，勿爲衆生增長福祉；毋甯自焚其身，化爲塵灰，風來吹散，走向天空，與罪業同滅。願我不肖，身爲奴虜，捧肝自問，誠無

以對先君。深悔當日老眼昏瞶，親此大盜。我今揣諸大德心情，必謂我狂勃無雙，五天草木，將不屑與我同腐矣。」

言次，哭不成聲。村衆不知所慰。老人嗚咽，更申其言：「嗚呼！大盜竊國，五天同悲。今有一言：吾儕身受茲恥，必身復之。如或因循，此生過已，爾子若孫，奚但忘却讎仇，反視大盜爲神所命，且頌盜恩德不暇矣。誰謂百世之下，尙能復仇也？」

不覺驚起，束蘆爲管，疾書老人語於貝葉。時

已夜深，大風稍定，雨不可止。大衆寂寥無語，但聞西風振籟，參以雨聲，心共碎耳。翌晨，旭日照園，鷓鴣聲急，大衆相顧，容顏蕉萃。老人淪卵爲餐，大衆獲飽。壯者夫妻隨不慧去摘果實，甫涉江，逢長老。長老龍鍾托鉢，中盛異果，將以分吾三人，對受食之，芳甘凝舌。

長老言：『昨夜臥岡坵蔓草間，靜審大德無虞。東方旣白，有婦提瓶汲水，見我佇趾，跪拜不已，且曰：「仙人憫我！仙人憫我！」我問於意云何。答曰：「仙人，仙人，小妾有言，賜憐垂聽。」』

妾無失歡，胡未舉子？妾無失德，胡裨貧窶？仙人，仙人，何以教我？」余曰：「善來女人。汝無小動物助而耕耘乎？汝無銅貨助而換鹽乎？汝不自覺，有盜翁嫗奪爾田地，烹汝兄弟姊妹，又使汝不得少啜鹽湯。汝夜靜眠，誠念汝嫁時所受聘幣，他女豈得兼受之耶！善女人，盍自儆醒，招汝姊妹，聯手以來，奪回梵天遺產，如主人索其舊物。此非細事；汝莫謂女人心雖怨毒，面仍謔笑，可以博人歡愛！彼紅鬚奴凶殘正未有艾，指顧間可以碎汝五漏之軀。汝但願有兒女財產，以爲無慮。無有是

處。」婦閉目搖頭張口曰：「惡，是何言！婦人祇知兒女財產，從心所欲。仙人，仙人，我殊不解：彼赤髮綠眸，高乳大尻者，是否摩訶目健連那所見地獄中餓鬼耶？相其面目，心實憎之。雖然，我固婦道，不容多言。雖是餓鬼，今有勢藉，又焉能以醜名相加？汝仙人固不近情。仙人，仙人，我誠語爾：吾鄰家有婦少艾，夫壻賢明，極蒙彼輩厚遇，日能縱欲。婦人所希冀者，正在此耳！今仙人導我與之疎遠，是誠何心？仙人，仙人，爾言不入耳。小妾雖不識一字，不爾惑也。」余聽至此，舉杖欲

叩之，始跟蹤遁去。嗚呼！大盜初來，無過三五偷兒，不意其禍一至於此！推婦人言，知賊輩狡黠無倫，好行小惠，昧者魂魄，竟爲所奪，嗟夫！我梵裔天性長厚，大盜餌之，滋用憫惻。其若女性，如脂如韋，不知恥辱。彼摩登祇（Motardhi）此女卑賤，拂箒爲活）正以女身當爲男子拾糞；錢幣而外，安知他物？」長老言至此，撫吾等曰：「歸乎？」

甫行，遇一牧童，壯者向妻之曰：「小子良苦，朝露未晞，負草何之？」



童子云：『誠如若言，我殆極人世之至戚者。汝知我背上濕草，何所用者？我竊語汝，以飼馬也。飼馬非怪事，所恨者，仇人乘之以殺吾兄弟。昔者吾父死於賊，吾年尙幼。今也目擊殘殺我兄弟姊妹，不啻數十？或以麻繩束之樹杪，揭銃射之，而觀其避丸也。或以刃剜腸，塞以敗絮，而觀其手舞足蹈也。或以蘇支（Shuchin此云尖針）釘其兩目，投向潮流，而觀其浮沈上下也。我始驚疑，如是凶殘，必具神力。否否，聞父老言，方知其來由西北隅，余幼時隨大父乘涼樹蔭，思啖素迦

(Shukker此「糖」)：財得少許，未足余食，復索不果，撫頭大哭。傍兒竊曰：「小弟勿哭，於西北方有猶惡鬼國，聞汝哭糖，將來奪汝。」嗚呼！今風景依然，顧吾兄弟家財，竟歸惡鬼矣！余雖幼穉，不自揆量，無時不思爲父報仇。一時憤火中起，盛米於筐，潛藏匕首，隨父老出鄉。至大盜所，欲於五步之內，洩吾孤憤。奈何余欲進門，有人阻我，非是賊類，乃我國人。我遂手刃之，泔血書其背曰「賤豎子」，用儆來者。是後去而爲牧，冀蒼蒼者或成小子之志。我言盡此。我懷此心，汝豈

同哉？」

吾儕諦聽童言，鏗鏗尙有餘響。長老太息撫慰，招歸村落。自是吾儕各散鄉間，終日籌劃，心爲摧折。

節序不居，九經弦望，十方大德，咸來聚會。純剛利器，亦自諸方遣老將來。一時壯者率諸村衆，牧童斬木爲麾，長者吹簫先導，魂欲出管。壯者妻拔長刀以衛幼艾，不慧扶老人隨諸隱士悉騎駿馬。老人張目，幢幢發光，踞鞍顧盼曰：「不圖今日，奮興壯舉！嗟夫！梵天帝釋，實所共鑒。梵裔

固非好殺者。』嗣闔軍大呼曰：『梵天帝釋，實鑒此心。』聲撼碧落。於是策馬夜行，月華如水，行役之勞，不自知其消散於山河壯麗間也。

凌晨，至摩竭陀國（Maghada）波沙耶山（Pashaya 此云孤絕山），揭竿山頂。老人指點曰：『此當年遺老避兵處也。腐草轉燐，今日猶現。吾師未捷，有如此耳！』

長老擎香華一束，俯伏山岡。行禮既已，白髮婆娑，臨風草檄曰：

粵昔大聖，鹿苑開場，愍人天之長寐；解  
除四姓，樂平等之無邊。（譯者案：世尊始在  
鹿野苑 Deer Park，說因緣相生之實，非四  
姓不平之理。）何圖末世，獅王弗吼，化佛困  
於稿灰；野狐亂鳴，生靈陷於鬼窟。（嗣後佛  
法衰微，人心穢亂，沈淪不返，以致外人屢次  
侵入，卒以亡國。）妙高如故，恆河猶昔。所  
遺舊物，惟有蒲柳，時見雁影，遠橫天際。  
(Shumbha 梵音僧婆，英譯作雁。譯者案：當  
作雁影，吻合唐言。雁者，梵音互婆；蓋梵土

亦以雁爲義鳥，最可哀愍。相傳昔有伽藍，翫習小乘漸教，開三淨之食，但是三淨，求不時獲。有苾芻經行<sup>少</sup>，忽見雁陣飛翔，戲言曰：『今日僧衆中食不充，摩訶薩埵宜知。』言聲未絕，一雁退飛，當苾芻前，投身自殞。苾芻見已，具白衆僧，聞者悲感，咸相謂曰：『如來設法，導誘隨機；我等守愚，執行漸教。大乘，正理也，宜改先執，務從聖旨。此雁垂誠，誠爲明導。宜旌厚德，傳記終古。』遂建塔婆，以彼死雁瘞其下焉。〕旅客過斯，尙懷

愴恨。况我同氣，能勿傷心？今茲吾儕，願發  
弘誓，摧滅殘賊，一切有情，同心共憤。追懷  
亡國之初，竺生烈女，大雄奮迅，喋血報讎；  
率土之濱，莫非梵裔。奈何縱逸，仁心不競，  
莊嚴淨土，坐付髻奴？或有甘於小惠，爲賊廝  
養。嗟我兄弟，誰無隱慮，可爲猩猩之嗜酒，  
燕雀之巢幕上哉？古稱豪傑，無待猶興。邇者  
慧日方升，慈風初拂；當振大軍於覺海，驅天  
魔於無間；上招遺老之魂，下弔神明之胄。凡  
我同氣，各盡爾心。

吾師所經，風流鄉盛。次日，審賊軍屯耶舍江。  
(Yasa 此云澄明，)壯者妻携幼艾，傳檄過江。賊  
軍多屬土人，誦檄文已，抱幼艾大哭曰：『吾獨非  
爾兄弟耶？』悉携軍旅來歸。剎那間，賊營旣拔，  
逐其渠帥；軍威遂振，所向克捷，澄江以南，均無  
賊跡。過一月已，忽聞急報，吾軍夜溯澄江北上，  
礮震肉飛，喋血三日。吾軍丸藥將罄，積尸橫地，  
江爲之赤。牧童高呼曰：『殺我者，我兄弟也？墟  
我梵土者，我北人也！』言畢，以刃自剖。爾時不



慧魂已出殼，墮身江浦，無知覺已。

少傾，微知臂痛，又聽濤聲滯汨。久之漸醒，寥寂無睹。沙尾鱗鱗，寒潮已退；惟有葭葦蒙籠，陂陀回首，見蒼崖崒嶽。不慧始行以足，繼以手，終踞石灘，尻行以上。一泓澄碧，鑑我愁容，枯瘠無比。舉頭天際，殘陽照海，烏帶雲歸。足下香花，旖旎茸粟，不覺淚下潺湲，念此野卉，爾濺吾淚，實屬前緣。但願爾生生怒放，俾吾梵裔，擷爾芬烈，禱告梵天，方出師也。出師不捷，亦願如爾墮地時化爲泥土，更護新葩，梵裔亦復如是，擷爾

與師，誓不休也。已而日色向晦，巖傍草徑甚微，念南出則爲山路。是夕無月，不辨一物，惟螢光出沒耳。不慧不行，且倦，忽有物觸趾端；異之，俯服捫摩，審是斷碑，深勒星迦梨書曰：佛陀伽耶鉢邏底也（二合）底迦（Buddhagaya-padyika）此云寂滅道場邊地，知是中天村落，悲哉世尊，於此成法身大士者！不慧涔涔落淚，乃臥碑上，不忍舍去。其傍泉水，瀼瀼遶流，不慧思飲，以手掬取。有孤羅迦果（Kura）狀如酸棗，聚積石間，拾果食之。食已，危坐久之，微聞香馥，蓋花開也。

少選天明，又掬清泉，臨流濯足，以去宿垢。然後獨行村外，垂柳含煙，紫蕨遍野，朝露猶存，透濕吾脛；忽逢蘭若，蕪廢無僧，芙蓉方開甚盛。躡足徐進，但見落花滿砌。不慧俯身坐殘英上，始見左臂爲丸穿過，血已凝結。乃摘因蘿（Tara 云香葉）拭去積血，方知痛楚。時已近午，有叟過門，見余傷臂，卽往掇素路多惹那（Surtayana 此爲礮石），素色有光，猶如水精。親製成汁，爲不慧洗傷。不慧敬詢仁叟，知是藥師。痛旣失矣，叟授商那（Shanna 此云麻衣），不慧著之，飄飄如羽。

行過村落，行人如昨，逾可哀耳！

如是我聞：一時阿沙伐瞿舍(Acraṣṭhoṣha)馬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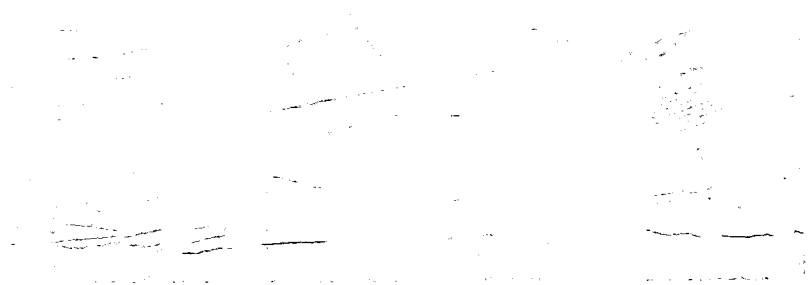
菩薩)巡遊波吒釐子城(Patariṣṭira)，哀感衆生，  
作賴吒和邏(Rastavara)曲調，以是因緣，攝化頑  
愚，盡超冥界。哀哀不慧，後生小子，躬逢憂患；  
一經義舉，失跡飄零，遺老壯者，兩不相知。梵天  
有靈，尙其詔我，爰握管爲紀過去事。伏願一切有  
情，同下血淚，斯吾筆記發凡也。

一日，不慧獨坐河畔，力疾書此，乃至微風引  
磬，萬念俱空。日暮復行至深林，乍聞哀哭，繼復

聞泐泐聲。就之，影旣逝，不慧隨之入水，抱其軀殼，至方塔側；解衣席地，拾榔爲枕，使之仰臥，閱寂無聲。少選，月出，諦審其容，壯者妻也，驚惶欲絕。壯者妻須臾蘇醒，麻痺無力。不慧凄聲帶淚曰：『長老暨諸大德無恙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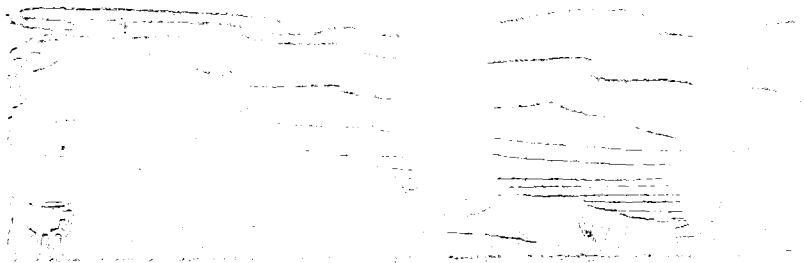


100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2000 by the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ystem.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work is the property of the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ystem and is not to be distributed,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ystem.



所 版  
 有 權

曼殊筆記

嶺海燕子 遜跡  
 一册定價四角

編輯者 時 希 聖

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棋盤街  
 一九三〇年三月再版

